

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(第20季)  
晒稿网址: sgh.cqwb.com.cn/index.php 邮箱: cqwbk@163.com

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 
建设银行在行动

城/市/漫/记

# 斜阳丹枫映小城



戴馨

激起人最虔诚的心绪。

我们沿着约尺宽的小路,努力往上攀爬。有时,在生活的迷茫中找不到出路,就攀登向上吧。愈是接近山顶那方天空,愈是让人有站在高处的安然。此刻,我们就是迎着那片蔚蓝而去,汗水很快地从背心、额头浸出来。

后面的坡度更见陡峭,膝盖每迈一步,就快磕着上一级石梯。回转身,脚下已深不见底。远处的城市已渺渺,但更见开阔。身处其中不知不觉,远离,才更看清它。雾霭中城中心那座山顶公园,一片葱绿,那是城市的绿肺。一条通往顶峰的笔直通,被人们誉为“天梯”。此时,它看起来只是一把小巧的嵌进绿荫里的钥匙。

一路藤萝相缠,红籽萦绕,随处可见的幽深绿意,不乏野地风景扑面而来。

前面依旧是那条暗沉的碎石小路,但渐渐被深深浅浅的落叶铺满。那些叶片,色泽异常生动。这幅灿烂的景象一直延续至山顶。自此,这趟林中行走一改先前的疲乏,显得诗意起来。这才留意,周遭的山坡上种植了一大片高高低低的枫树,它们肩并肩优美地挺立于斜坡上。掌形的叶片略显秀气,疏密有致,微微透露着红润。也许心中由来已久对枫树别样的情结,总之,心里一噤,精神也振奋起来。没想到一入冬,就看到它们俊俏的身影。

枫叶随意地撒落在路上,深红里夹着金黄、浅黄。因为海拔不算高,叶片上有暗色的斑点。我觉得枫叶不论何季节、何姿态,都是好看的,它拥有一种上天赋予的异禀。枫树别名枫香,有一股超尘脱俗的气质,正如它经秋而嬗变,沐风寒而脱胎换骨,在坠落之前得以重生。

脚踏落叶,啪啪地脆响。我终于站在顶峰,城市在我脚下。南边天光正好,几道烈烈的光线从云层中透射下来,像聚光灯一样投射在城市上空,将它整个拥入怀中,仿佛一个盛大节日的欢乐舞台。

再转向北边,眼前顿然一亮。那边又是一大片枫林,在山腰处闪出辉煌的色彩,如红云低浮山冈。平常,我们总是怀着“风景在别处”的偏见,喜欢于远行中领略不一样的风景,殊不知被我们忽略掉的又岂只是这一处风景!在山林中遍植枫香,我想是从构造城市的立体景观入手。的确,枫树与周边常见的香樟、榕树、黄葛树等常绿树种交相错杂,铺陈出一幅秋冬的多彩画卷,增加了城市的魅力与品位。

枫叶的间隙中,一片银光熠熠生辉,闪烁不定,那是太阳光投射于山下民居屋顶所反射。此刻,世界沐在温暖的色调中,和乐安宁。早上还忧心天公不作美,耽误了我们的行程,这不,乌云总归挡不住阳光强有力的穿透,那是种粉碎一切的自然之力,无法阻挡。

向晚的光线越发柔和,在枫林里涂抹着炫目的光晕,我们任由头脑迷迷糊糊,随意漫步。下山时走在百年前的古道上,穿绕于枫林间,柳暗又花明。石板路依旧是原来的古板路,但天地已换了人间。过去与未来,光荣与梦想,一个城市的沧桑与辉煌,尽在我们的脚底,心里淌过去。

(作者单位:万盛经开区党工委)

心/香/一/瓣

## 留得枯荷听雨声



汪渔

庆医生。整个过程中,似乎他的外语比中文更顺溜。后来就重点采访了这位医生,他有援外经历,名叫胡宁。

采访雪山山崖柏守护人,遇上了“同行”。杨泉不但突破了崖柏生存繁衍的限制,还会拍摄制作。他的片子,多次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。

跟陈永林有几次对话,他是《微型小说选刊》主编。有一次他感叹:“你能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稿这么多篇,真不容易。”

其实《人民日报》处理我投稿的并不是一位编辑。第一位,像外科医生或裁缝。他默不作声,动手动刀动针,剪裁缝补,然而成品天衣无缝。极少的时候,他会说:你这篇清水村的稿子,副总编点评肯定了。至于点评肯定的内容,他不说,也不好问。第二位,像侦探。她在字里行间侦察发现的问题,总是让人措手不及。诸如:黑鸡是不是乌鸡?唱槐花几时开的民歌是四川的重庆的或是湖北的?你文中点名的那些老板会不会有诉讼争议?……第三位,像阅卷考官。答题时害怕麻烦刻意省去的运算步骤,他能一眼看穿。他说:你写的这个时段,重庆还归四川,开州还叫开县,文中不能规避。

跟他们的交道,终究在文字上,在线上。线下曾经见面的编辑,就是重庆本地的了。《重庆晚报》刊发了我在报纸上迄今最长的稿子,1.1万字;刊发了我第一次获得重庆新闻奖一等奖的稿子;他们让我的稿子第一次获评中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(一等)。

如我一样的业余作者,大抵都有固定的学习对象。自从在黄河散文大会上听了王剑冰发言,我就学习他。认识他之前,他的作品早已出现在石头上、课本中和选集里。我去黄河,就想起他的《大河至上》,去青岛,就读他的《青岛看海》。他担任过鲁奖评委,当然他不会在那种场合评到我的文章,而我还是想达到一个预期:我能有一篇采风文章,能够写得像他那样文采飞扬就好了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)

生/活/随/笔

## 隔背



陈益

我的印象中,外婆隔背十分慰贴温馨,她先是擦,一般擦两遍,然后用毛巾的另一面隔于背上,最后还轻轻拍拍后背,感觉暖暖的。母亲隔背很马虎,她将毛巾在背上胡乱揩擦,然后推上去了事。妻子隔背很认真,而我给儿子隔背更加毛糙,有时想起,不禁哑然失笑。不久前的一天上午,我因为感冒了突然间大汗淋漓,感觉后背全湿透了,衣服都与后背粘在一起了。隔背,必须马上隔背!我当时在浩恩体检中心忙碌,恰好看到了我们“狗狗群”里的小胡,小我两轮,刚到中年。她一听爽快答应。她让我双手按在桌子上,然后用比较粗糙的大卷纸,慢慢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,缓缓将后背汗水揩擦干净,然后用一张白毛巾隔在背心之上肩颈之下。她先是将毛巾左上角贴于右肩,将左上角贴于左肩,然后用手掌从上至下抚顺,检查一遍确定无一处皱褶后,最后才将衬衫后面扯直。因拔了火罐不能洗澡,这张隔背毛巾在我后背足足呆了一天一夜,扯出来时,依然平平展展,令我叫绝!

看来,感动,就在用心处。隔背,其实就是隔离隔开隔断,这与筑堤建坝是一个道理。流汗,是排毒,对身体有益,冷汗,会入侵,对身体有害。我们筑堤蓄水,是为灌溉农田,造福乡梓。如果毁坝任流,洪水猛兽,会祸害八方!所以,好事变坏事,就在一念间啊。

我们做人做事,当悟悟“隔背”的辩证法,慎思,慎言,慎行,在“热汗”流出变冷前擦开隔开。切不可,胡思,妄言,乱为!让“冷汗”侵入肌体。悔时,晚矣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## 我和长江索道的亲切对话

(朗诵诗)

昨夜的星辰告诉我,  
重庆的清晨是被你唤醒的;  
滚滚的波涛告诉我,  
山城的第一缕曙色是你迎来的。



赖永勤

啊,你早,我的长江索道,  
靠近你,总让我感到无比亲切,  
你知道吗?和你对话是我多年的心愿,  
想你来听听一位重庆市民的心声。

打从1987年10月到现在,  
你已经走过了整整36年。  
从牙牙学语的童年,到奔跑跳跃的少年,  
从活力四射的青年,再到成熟稳健的中年。

你是万里长江的第一条空中走廊,  
保持着与时代的同频共振,  
你思变求变,你大刀阔斧,  
让单纯的交通设施成为重庆的观光胜地。

你为奔走天涯的游子带来平安,  
你为天南海北的异乡客送去吉祥。  
当你缓缓带着我们滑过江面,  
山城之壮美让我们叹为观止,  
不夜之城的惊艳更让我们惊喜不断。

一步一景,步步是景,  
是你的真实写照;  
一季一画,季季如画,  
是对你的高度概括。

而我们最感佩的还是你的情怀,  
在这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旅程中,  
我们抚摸到了你的温馨,  
感触到了你的胸襟!

啊,我的长江索道,  
你本身就是一个大写的“美”!

(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)